

人机协同“磨”好课

——以《带上她的眼睛》教学设计为例

■ 成都市第五十二中学 张雄

在准备刘慈欣的《带上她的眼睛》这堂课时,笔者感知文章意蕴深厚,却不知从何切入。于是,笔者决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启一次全新的教学设计。前后历经几次对话,这个过程让笔者认识到——AI是高效的“助手”。这堂好课的诞生,是教师对AI生成结果的不断“否定”与“超越”。

笔者的第一个指令很简单:“按照常规教学思路设计《带上她的眼睛》。”AI迅速给了一份名为《聚焦一双眼睛,看见两种星空》的教学设计。它有指导思想、有教材分析、有学情分析、有教学目标……结构完整,逻辑清晰,看起来无懈可击。

这份设计看起来不错,但它像一个标准化的产品,缺乏直击人心的力量,更没有触及笔者真正想让学生思考的问题。要让AI回应教师的教学思维,必须修改提示词,让教学思路从模糊到清晰、从感性到理性。

第一次优化——笔者将“设计本课教学目标”提示词优化为:“我需要体现‘从隔阂到传承’和‘跨越地心的精神共振’这两个核心立意。”

这个转变,将完成一个教学环节上升到了确立整堂课的“魂”。AI帮助教师将抽象的立意转化为精练的语言。

第二次优化——“曹刚老师有一篇文章《梳理叙述者思想认识的变化——解读〈带上她的眼睛〉》,按照这篇文章的解读,来设计教学。”

AI重构了整个设计。它将课堂定位为“我”的心灵觉醒路线图,从“麻木的灰色状态”到“被震撼的触动状态”,再到“觉醒的新生状态”,逻辑链条清晰而深刻。

第三次优化——“教学设计要围绕‘三重对比’展开。第一重是文中‘我’与‘她’的感受对比,第二重是‘地航员’与‘宇航员’的身份对比,第三重是‘笔者’的前后变化对比。请帮我围绕这个逻辑,优化教学设计。”(注:此处的“三重对比”框架源于一名语文教学名师的指导,它为文本解读提供了关键性的逻辑支点。)

这两次对话让笔者清晰地认识到:AI可以高效执行和优化,但决定一堂课高度的却是人的智慧。AI能迅速将这些高阶的、抽象的教学思想,整合成逻辑严谨、语言精练的教学方案,实现从“教学点”到“教学线”的升华。

第四次优化——从“理想学生”到“真实学情”。笔者的初版提示词:“做一个表格,对比‘我’和‘她’的感受。”AI的初版回应:一个简单的、只有“场景”“我”“她”三

列空白表格。

笔者的优化提示词:“学生基础弱,能感知但不知道如何用语言表达,请在表格中加入原文的关键词作为提示,并为‘我’和‘她’的情感提炼提供一些选项,如激动、珍视、被动、应付,做一个表格,对比‘我’和‘她’的感受。”

AI对设计进行了“支架式”改造,提供了一系列工具,将抽象的情感分析转化为学生可操作的填空、选择任务。在此过程中,AI搭建了一个个具体、可操作的教学工具。笔者思考的不再是“教什么”,而是“学生需要什么才能学会”。

第五次优化——从“结论先行”到“过程探究”。笔者的指令:“现在生成的教学设计从一开始就强调‘心灵觉醒’,有先入为主的意思,请修改。”

AI摒弃了“剧透式”的导入,将整个课堂重构为一个充满悬念的探究式活动——“‘她’正常吗?”设计立刻变成了探奇,学生的探究欲被点燃。

这次,笔者意识到AI不仅能执行,还能理解并应用高阶的教学法。它倒逼笔者思考:如何让课堂的起点更具吸引力,如何让学生自主发现结论,而不是被动接受。

第六次优化——AI作为思维结构化工

具,深度挖掘文本。设计思路基本成熟后,AI的角色再次转变。当笔者提出“我的变化有两个层级”“文中的伏笔手法需要讲透”这些零散而深刻的思考点,AI迅速将它们系统化、结构化地整合进教学设计中,确保了课堂的深度与完整性。

在此过程中,AI并非替代笔者思考,而是辅助笔者进行结构化思维。为了给AI一个清晰的指令,笔者必须先将自己脑中模糊、感性的认知,打磨得更加清晰、深刻、有条理。人机协同,最终实现的是教师自身的思维跃迁。

回顾这数次对话,笔者深刻体会到,AI赋能教学,要求教师提出高质量的问题,并不断对它的回答进行审视与超越。一个只会提出“帮我设计一节课”这类宽泛指令的教师,只能获得标准化的、缺乏深度的内容。而当我们为设计一个学生活动而反复优化提示词时,正是在实践“以学生为中心”的理念;当笔者为了让AI理解教学逻辑而反复阐述时,正是在锻炼自己的教学表达与结构化思维能力。这种“在做中学,在用中创”的模式,让教师的专业成长扎根于每一堂课的实践土壤之中,这才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价值所在。

“四多”建构常态好课

■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刘勇 刘丹丹

课堂,正在从“知识传递”回归到“育人渠道”。审视当前一些课堂,依然存在教师“想得美、说得多”与学生“练得少、学得虚”的症结。这“四得”如一面镜子,映照出教学实践中理念与行为的错位。李政涛在《活在课堂里》中写道:“所有教师的人生之路,都通向这样的目标:上好每一堂课,成为一名好教师,过好自己的课堂生活。”建构高质量的常态好课,关键在于推动课堂实现从消极被动的“四得”困境,到积极主动的“四多”新生态的转向——从“想得美”到“预估多”,从“说得多”到“引导多”,从“练得少”到“体验多”,从“学得虚”到“建构多”。

一、教学设计从“想得美”到“预估多”

教学设计的专业性,始于从主观的“想得美”走向客观的“预估多”。“想得美”往往源于教师对学情的经验性猜测与理想化预设,而“预估多”则要求教师在教学前开展系统性地诊断,通过前测分析、访谈、作业反馈及数据工具,对学生的认知起点、兴趣倾向、思维路径及潜在困难进行多维度、精准化的预判。

充分地预估是精准教学的基石。它意味着教学目标的设计必须具有层次性,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;教学内容的组织需要铺设恰当的阶梯,以确保其在学生

的“最近发展区”内;教学流程则应保持必要的弹性,为课堂中宝贵的“非预设生成”预留空间。当教师能够从“预估多”再到“预判准”,教学设计便从一厢情愿的“剧本”转变为基于学情的动态“导航图”,从而缩小“想得美”带来的教学落差,确保教学活动始终锚定学生的真实成长。

二、教师从“说得多”到“引导多”

课堂动力的转换,在于将教师的“说得多”转变为高效的“引导多”。单向的、充斥课堂的讲授,挤压了学生的思维空间,使其陷入被动接受的境地。“引导多”标志着教师角色的转型——从知识的权威讲授者,转变为学习的组织者、思维的激发者与成长的陪伴者。

“引导”的艺术体现在“适时”与“适度”。它要求教师的语言精练而富有启发性,其价值在于创设真实的学习情境、搭建适切的思想支架、提出引发认知冲突的高阶问题,并在学生思考的关键时刻给予点拨、引领与深化。实现这一转变,必须对课堂时间进行结构性再造,确保学生拥有充足的自主探究、合作讨论与反思内化的时间。当教师的“引导”取代了“灌输”,课堂便从“听讲”的场所转变为“思考”的场域,学生的思维主体性得以确立,深度学习由此发生。

三、学习从“练得少”到“体验多”

学习样态的革新,体现在从单调的“练得少”走向丰富的“体验得多”。“练得少”不仅指机械重复的书面练习在时间与形式上的不足,更指向高阶思维训练与身体参与实践的匮乏。而“体验得多”则强调学习过程的具身性与完整性,它涵盖动手操作的身体体验、协作探究的社会体验、解决问题的心智体验和创新创造的成就体验。

为此,课堂必须打破单一的听讲模式,积极引入项目式学习、实验探究、戏剧扮演、实地调研等多元模式,让学生在“做中学”“用中学”“创中学”。同时,应大力推行诸如“15+25”(教师精讲引导不超过15分钟,学生主体活动不少于25分钟)等时间模式,为深度体验提供保障。丰富的体验不仅直接回应了“练得少”的问题,更让知识学习与生命成长、社会连接融为一体,深刻滋养学生的创新精神、实践能力与社会情感。

四、学生从“学得虚”到“建构多”

学习品质的升华,最终要完成从表面的“学得虚”到深度的“建构多”的跨越。“学得虚”表现为知识的碎片化、情性与难以迁移,其根源在于学生未能亲身经历知识的意义建构过程。“建构多”则秉承建构主义理念,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与环境的互动

中主动建构的,而非被动接受的。

促进深度建构,需要营造一个鼓励质疑、拥抱试错、倡导表达的课堂文化。在教学上,应设计探究发现、方案设计、反思评价等环节,让学生亲历知识从产生到应用的完整过程。在评价上,需从重结果走向重过程,利用思维导图、学习档案、成果展示等工具,让内在的思维建构过程“可视化”。当学生通过自身的思考、探索与整合,“建构”起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与理解时,他们获得了扎实的学力、可迁移的能力和持续学习的动力,从而告别“学得虚”的困境。

教育是引燃思维火把、支持意义建构的旅程。从“四得”到“四多”的转变,是一场深刻的课堂生态重构。它旨在创造一个以精准预估为前提、以智慧引导为动力、以丰富体验为载体、以深度建构为目标的育人场域。教师是专业的引导者,学生是积极的建构者,而每一节“常态好课”,都将成为夯实学生终生发展基础的坚实基石。

【本文系中国教育学会2024年度教育科研重点规划课题“教育家型教师教育思想的生成逻辑及其培养路径研究”(课题编号:202416409207A)暨四川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课题“‘双减’背景下的初中智慧课堂常态化实践研究”(2024SEED01002)阶段性成果】

教育叙事

一堂临时的“情绪课”

■ 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一小学 张善兵

小A是班里最特别的孩子。班级里其他的孩子已经能流利朗读课文、安静做算术题时,小A却只能在白纸上画小人。最让人揪心的是,他时常无故大吼,随手扔出自己的文具,一双手总是停不下来。

周三下午第二节课刚下课,我走进教室放下课本,准备打开课件,突然听见“啪”一声,我扭头看见小A的巴掌正从小B脸上落下。小B捂着脸,眼眶里满是委屈的泪水,周围的同学立即围上去。“小A,你怎么又打人呢?”“我们没有惹你。”我示意其他同学回到座位上,安抚着小B。等教室安静下来,我把小A叫到讲台边,他手指紧张地绞在一起,嘴里不停地重复着:“小B说话声音太大了,太吵了……”

面对这个心智只有4岁、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孩子,我强压脱口而出的批评,转身继续批改作业的瞬间,发现小A的手

又伸向等待批改作业的另一名同学。我用力把小A拉到一边,力道大了些,他踉跄了一下。随即我让所有在讲台区域的同学回到座位上,以为暂时的隔离能换来冷静,然而刚转过身,不知是谁先开了口,指责声便接二连三地响起:“老师,小A上午把我的铅笔盒扔地上了!”“他中午扯我的辫子!”“他总是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尖叫!”……十多个孩子同时举手告状,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。小A站在讲台边,身体微微发抖,眼神里交织着恐惧和攻击性:“他们说我,笑话我。”

这一刻,我被教育的挫败感如潮水般淹没。我深吸一口气,一个念头浮现:必须重新定义眼前的“失败”。让小A马上转变是不现实的,他需要从“根治”转向“改善”,从约束转向建立连接。

我对全班同学说:“谢谢大家告诉老师这些情况。小A现在有点控制不住自

己,我们给他一点时间,等他慢慢静下来,好吗?”我蹲下身对小A说:“老师知道你并不是故意的,但打人和扔东西是不对的。下次你觉得受不了的时候,可以像老师这样深呼吸。”我示范着,他试了试,紧绷的肩膀放松了一点。

这节课我没有按计划进行写字教学,临时改成了关于“如何表达情绪”的说课。我让孩子们回顾上学期读过的绘本《大卫,不可以》,引导他们讨论:“大卫总是闯祸,他是坏孩子吗?”这个问题一提出,孩子们就七嘴八舌地讨论开来,最后孩子们达成共识:“大卫不是坏孩子,只是他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”

我顺势引导:“那你们有没有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时候呢?”孩子们纷纷倾诉着自己遇到生气或难过的事情,很多时候也难以把控自己的情绪。令我惊讶的是,当站在讲台边的小A说出“太吵的时候,

我真的想扔东西”时,有个小女孩举手说:“那你可以像我一样,捂住耳朵数到10。”此刻我忽然明白,这不仅仅是小女孩分享抵御坏情绪的方法,更是在幼小心灵间搭建了一座共情的桥梁。课堂的意义不仅是对特殊孩子的治愈与塑造,更是为整个班集体提供一次共同成长的契机。这份契机是关于个体差异的尊重,关于耐心的真谛。

这堂临时的情绪课,让孩子们在彼此的倾诉与聆听中亲身实践了包容与共情。这份源于真实体验的生命领悟,将成为学生未来人生中宝贵情感财富。教育的价值不能简化为课堂知识的立竿见影,而在于看见与陪伴。当老师放下塑造的执念,学会坚守、懂得等待,那些特殊孩子的成长便会像种子寻找土壤,在不经意间慢慢长大。

(文中学生为化名)

周五早晨,班长小王反映:最近小娟(化名)在教室玩起了“带货”,把小贴纸、小玩具、小零食等低价卖给同学,生意火爆,简直成了教室的“移动小卖部”,其他同学也大有跟风之势。

经过多年的教育沉淀,我敏锐地意识到“带货”是难得的教育契机,不能简单地一禁了之。“带货”也是一种实践和学习,只是孩子们选错了“带货”的时间、地点,不正确引导的话,“星火燎原”肯定影响班级建设,不利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。如果引导正确,这未尝不是一个对他们进行财富观、价值观、劳动观教育的好契机。

倾听理解:走进内心世界

午餐后,我让小娟和我去操场散步。她不知道我为什么找她,只是很拘束地跟在我旁边。为了消除她的紧张,我从小时候滚铁环、放牛割草、“偷”吃水果罐头说起,感叹这代孩子少了许多自由,她露出羡慕的眼神,主动跟我讲校园新鲜事。

两人交谈渐入佳境。我试探着说:“听说,教室有同学玩起了‘带货’?”她的脸瞬间红了。我说:“我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,我只是很好奇,他们为什么想起来带货呢,你能帮我分析一下吗?”为了打消顾虑,我尝试走进她的内心。

她吞吞吐吐,犹豫半天说出原因。原来他们想学习带货“网红”为自己赚点零花钱,实现“零花钱自由”,也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成就感,并没有大人想象得那么复杂。

主题班会:引导正确认识

了解了“带货”的真正原因,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。为了让孩子们对“带货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,我决定召开“教室可以‘带货’吗?”微班会。

问题抛出,教室里一时间争论得热火朝天。有孩子表示,教室是学习的地方,不是用来做生意的,做这些小生意肯定会分走一部分精力,不仅影响同学们的成绩,也会影响同学们纯洁的友谊;也有孩子说,卖东西的同学,没有分辨货物好坏的能力,万一让同学买了过期变质的食物,那可真是得不偿失。但也有孩子认为,可以“带货”,他们说可以锻炼经商能力,也可以提高口算能力。

看大家讨论得差不多了,我不评论,只说道:“大家利用熟悉的同学关系来‘带货’,老师也和你们及你们的家长很熟悉,是不是也可以利用老师的身份卖点东西给你们和你们的家长呢?”

这下,孩子们态度鲜明:“老师卖给我们东西不合适,这违背了师德,会让老师把心思放在赚我们的钱上,不再用心教书育人,师生关系也就变了味儿!”

听完孩子们的话,我引导大家再次议一议“教室‘带货’”的话题。这下,孩子们若有所思,似乎明白了什么。

我总结道:“愿意尝试新事物,有商业头脑是好事,这特别棒。但我们更要清楚自己的身份,知道现阶段最该做什么。不管做什么事,都要在合适的时间、合适的地点做,这样才不会留下遗憾,现在你们是学生,主要任务就是学习。”

变“堵”为“疏”:倡导大胆实践

虽然孩子们明白了现阶段不适合在教室开展“带货”,但是不能就这么一禁了之,还得给他们找到一条正确的路,变“堵”为“疏”,才是根本。

我引导说,要是想在学校里体验“带货”,咱们可以向学校申请,搞一次正规的图书、文具、手工艺品买卖活动,这不更有意义吗?周末、寒暑假,也可以在大街上摆个小摊练练手,满足“带货”的欲望。

那周的周记里,很多孩子都写了“带货”这件事。小娟在周记里写道:“以前,我觉得在班里卖东西很有意思,现在才知道,只有好好学习,打下坚实的基础,将来才有可能既做好自己想做的事,又能给别人带来帮助,实现自己的梦想。”

此后,教室里再也没出现“带货”的现象了。我满以为这件事就这样销声匿迹了,没想到小娟等同学还真向校长申请了举办“跳蚤市场”活动,申请书上,他们从活动举办的意义到交易内容,再到组织形式、具体实施建议等,都写得清清楚楚,只不过这场活动因各种原因没有举办起来。

暑假的一天,我在广场上散步,看见小娟在摆摊卖玩具。我朝她竖起了大拇指,她也朝我笑了笑,看见几个小朋友走了过来,赶紧上前推销玩具去了。

教室“带货”的风波就算过去了。我认为,教育的艺术不在于堵塞——让孩子们的想法无路可走,而在于疏导——让他们昂首阔步,勇敢向前。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、新变化,孩子们难免会受到影响。看似棘手的“小事故”,只要用对了方法,就能变成滋养孩子成长的“好故事”。而我们要做的,就是陪着他们在这些“故事”里慢慢长大,为他们的终生发展多铺一块砖、多搭一级梯。